

《河汾之间》书影

在我数十年的写作生涯中，也曾写过一些有关黄河、汾河的诗文，但以一本书的体量来专写山西黄河流域的故事，于我还是第一次。

面对这样的题材，既是机遇，也是挑战。机遇没得说，黄河文化博大精深，你动了这个念想并付诸行动，就是百年一遇。挑战呢？我知道它将挑战我的认知与表达。可以说，我创作本书的灵感源自《山西省黄河流域地图集》的编纂。我深知，借助于该图集的编纂历程，或许可以将黄河与山西交织起来表达。有学者讲，中华五千年历史看山西。可山西五千年沉淀的历史瑰宝浩如烟海，倘若没有一部地图集浓缩呈现，作为个体之人岂能在有限的生命里整体俯视并探究这深海。

九曲黄河佑山西。山西在古代又称河东，意为黄河中游之东。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我国北方地区的生态“廊道”，流经九省区，其中山西段占中下游的一半，而中下游即是黄河文明的主要发祥地。黄河中游是山西西南两面天然边界，她伸出两条长臂环抱了山西，摇啊摇，摇出了一

8月13日，我在北京参加了“北大纵横·作者面对面”公益全民阅读活动。做客这期活动的是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、诗人王计兵。在对话交流中，我对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说：“以后请坦然介绍自己——我是诗人王计兵。”

王计兵已是鲁迅文学奖得主。但在很多传播里，他是“外卖诗人”——“外卖”是定语，“诗人”成了附丽。仿佛写诗只是送餐间隙的消遣。我建议把语序换一下，用斜杠并列：诗人/外卖员。这样主次立现。我们很少称人为“教授诗人”或者“编辑诗人”，为何唯独要给他加这个前缀？可能是猎奇，博流量，感动式消费。而文学评审只认文本，不认行为艺术。

我对这种遮蔽有切肤之感。做投行工作20多年，保荐代表人、董事总经理，名片换了几轮。有人叫我“投行诗人”，我始终摇头。文学与职业无关，诗歌不该被任何定语绑架。重译泰戈尔《飞鸟集》时，我在机场改稿，在等客户的间隙默诵泰戈尔的诗句。当我被介绍成“投行里写诗最好的人”时，我淡然一笑——诗的标准，从来不在职业坐标系里。

王计兵是在用生命写诗，他摆过摊、拾过荒，50岁跑单，15万公里，坚持38年，写下约6000首诗。送餐路上，他掏出手机用语音录下心里蹦出来的诗句。那些诗句不是书斋里炼出来的，而是从骨头里、风里、汗水里长出来的。他说：“我用体力榨出生命的水分，仍不能让生活更纯粹。”这里有劳动者的辛酸，也有诗人的清醒，送外卖是诗人王计兵在人间的贴地飞行。

对话结束前，我重复那句话：“别再说自己是‘文学爱好者’了。诗人这个名，你担得起。‘用生命写作’不是修辞，是你38年写作的本相。”

当斜杠取代定语，王计兵便不再是“写诗的外卖员”，而是以诗为犁、在低处飞行的诗人。

诗歌归于文学，诗人不论分工。



诗坛随笔

尼采不相信有上帝，他在著作里把自己写成了一个“超人”，名字叫作“查拉图斯特拉”。查拉图斯特拉到处布道，传播思想，身边有许多追随者。有一天，他突然对弟子们说：“离我远一点，不要与查拉图斯特拉来往。如果一个人总是处在做学生的地位，对先生就不会有多大的感激。你们为什么不愿意把我头上的花冠撕毁？你们崇拜我，可是哪天你们的崇拜坍塌了，那又会如何？你们要当心，不要被一座雕像杀死！”

一部部文学名著，就是一座座雕像，庄严地耸立在人类文化的辉煌殿堂里，我们崇拜它们，赞美它们，追随它们。于是，它们的每一页都成了圣旨，我们只有“谢主龙恩”的份儿，它们的每句话都成了宝藏，我们只能扮演“挖掘工”的角色。于是乎，背诵名段的任务压过来了，分析名句的任务压过来了，一部部精彩的文学名著变成了枯燥的学习任务，变成了机械的填空题、选择题、问答题，孩子们的阅读激情被冷冰冰的雕像扼杀了。

“如果一个人总是处在做学生的地位，对先生就不会有多大的感激。”这句话让我想起自己做学生的时候，老师经常对我们说的话：“我现在批评你们，你们也许嫌我唠叨，甚至还要记恨我，可是，等你们长大了，想起我说过话，你们就要感谢我了。”学生的活动范围往往是书桌那么点儿地方，随时等待老师布置安排学习任务，一切都是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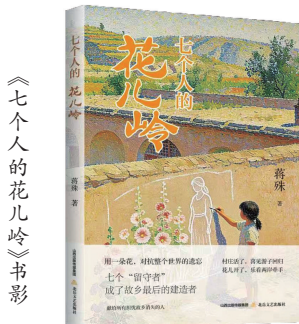
个巨大摇篮，山西在黄河的臂弯里孕育而成长，日渐丰满。这块地域形成了无数蔚为壮观的胜景，孕育了独步古今的黄河风情，沉淀了光辉灿烂的黄河文化。

创作《河汾之间》（作家出版社2026年7月出版），构思与如何表达几乎占据了总时长的三分之一。最初数月，几乎无法下笔，数易其稿的提纲结构也无法解开我的纠结。这种思考的疲劳度不亚于写作本身，且让我的大脑常常感到酸痛。原本想，黄河本身就是天赐的一条线，我可以用它串联起一条珍珠项链。但实际表达起来，却疑惑重重，黄河文化的亮点并非按时间轴线有序排列，构思架构没有搭好，你就无法在海量材料中作出明确选择。地图学家编纂黄河流域地图集的方法给予我启示，他们将流域历史与现实的闪亮印迹筛选出来，跨时空分类表达。我则是将山西黄河流域的历史与现实交织起来表达。于是，形成了这样一个独特配方文本。

它有点像三明治，一层一层垒叠在一起，每一层的颜色不同，味道也不一样，你吃起来，是一种混合的口感。作家出版社本书责编李雯说，这是两条主线，一条是沿黄河中游野外踏勘访谈思考的线，另一条是黄河地图集编纂历程与成果呈现的线。我问她这样表达效果好吗？她说：“好啊，我看一章你的野外踏勘发现，就想着再移步到地图集编纂的章节去看看。”这样来去交错进行，我就如同一名向导，从黄河中游的起点——内蒙古托克托县的河口古镇，一直引导读者到黄河中游的终点——河南省郑州市桃花峪的黄河分界碑。因此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又给书名加了一个副标题：三晋行图札记。我之所以选择在黄河中游一线实地考察一番，是因为本书的主题，我不敢疏忽懈

从一滴血到半朵花 ——《七个人的花儿岭》里的意象

张爱英



《七个人的花儿岭》书影

蒋殊新创作的长篇小说《七个人的花儿岭》（北岳文艺出版社2026年6月出版），我连读两遍。第一遍随故事沉浮，第二遍只盯着那朵花看。我读出的不单是一个村庄的兴衰，更是一条“花脉”的赓续。

这条脉，起于血色。1942年夏，日军“扫荡”至花儿岭，一名川军小战士负伤，被安置在村民王秋桃家。鲜血浸透衣裤，伤口已泛青黑。13岁的秋桃情急之下剪下新褂子的两只袖口，为他包扎。疼痛钻心，小战士的手心却始终攥着两朵被日头晒蔫的粉色蜀葵。他问这是什么村，当得知叫“花儿岭”时，开心地说“真好听”，小战士眼里有了光，“蜀葵，我们四川的，和我们村开得一样”。秋桃只听懂了“四川”与“葵”。伤员转入地道，秋桃也跟着进入。临别时，她从怀里掏出一张半干的小米面饼，塞进小战士手中。

村子的代价，却是老槐树下横陈的83具乡民尸身，足足占了全村人口近三分之二。花儿岭元气大伤，秋桃离家参军。临行前，她特意去后坡掇下一串蜀葵花籽带在身上。

作者写小战士掌心的花，绝非闲笔，那是精魂。它让王秋桃从此与蜀葵结缘，也让“花儿岭”三个字有了沉甸甸的痛感。蒋殊懂如何“种”意象——这朵带血的蜀葵，正是全书的根。

合上书，我脑中晃悠的不是村中7个人的脸，而是孤独症女孩米朵朵画在土墙上的“半朵花”。作者未写她为何只画一半，也无任何人追问。那半朵花，突兀而安静，像一道未愈的伤口，也像一扇虚掩的门。在旁人

眼里，花儿岭是漏敝的，仅余7人；在米朵朵笔下，它是残缺的，只剩半朵。这半朵，比整朵更有力量。它是记忆的断层，是现实的隐喻。作者高明之处，在于她不强迫米朵朵画完整，也不急于给出某种正能量的解读。她允许这“未完成”的存在，允许残缺成为花儿岭的一部分。在这个追求圆满的时代，蒋殊借米朵朵的笔，守护了一种“残缺的真实”。那空缺的一半，或许是对山外的眺望，或许是对亲人的思念，留白给读者，也留给时间。这让

我恍然，真正的乡村振兴，并非只是将村庄修葺一新，更是让米朵朵这样的“边缘人”找到表达的出口，让那被遗忘的“半朵”得以补全。

驻村干部从溪对蜀葵的钟爱，便有了深意。她爱的并非花，而是花背后的信物。她守护米朵朵的画，亦如守护花儿岭的未来。

小说中，最令我心颤的，是记者柳艺从文件袋取出照片的一刻。王秋桃盯着照片，脱口而出：“是他，就是他！大大的耳垂，左眼大，右眼小。”面对另一张照片上浸着大片深色污迹的红花布，秋桃喃喃自语，“我的，是我的”。照片中花布的花色，与她柜子里珍藏多年的一件红花衬衫一模一样，正是当年她救川军小战士的花布衫。

缘分接续，缘自四川一份市级小报上一则消息《台湾九旬老兵的太行山记忆》，王秋桃才知，当年的小战士去了台湾，生前始终铭记那段太行深处的救治。

缘分接续，还因了记者柳艺的职业敏感，她连接起四川与太行山，连接起老兵与后人，也连接起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视频通话，一通电话非为团圆，而是80年血色记忆的一次深沉换气。一包跨越海峡的花籽，被撒入王秋桃门前的泥土。

80年前的血性与80年后的乡愁，在此刻悄然闭环。蒋殊写“乡村振兴”，避开了热火朝天的套路，她写的是“守”与“续”。7个人，势单力薄，却守住了记忆，续上了血脉。这让我想起我们这代人常念叨的“根”。如今，根在，花便在。这书，是写给花儿岭的，是写给太行儿女的，也是写给中国大地的。它提醒我们，无论走多远，别忘了那朵曾摆在牺牲者手里的花，也别忘了那半朵等待补全的希望。

太行骨头缝里的一丝温情，被蒋殊细细剔出来。从一滴血到半朵花，这花脉，暖且长。

里，花儿岭是漏敝的，仅余7人；在米朵朵笔下，它是残缺的，只剩半朵。这半朵，比整朵更有力量。它是记忆的断层，是现实的隐喻。作者高明之处，在于她不强迫米朵朵画完整，也不急于给出某种正能量的解读。她允许这“未完成”的存在，允许残缺成为花儿岭的一部分。在这个追求圆满的时代，蒋殊借米朵朵的笔，守护了一种“残缺的真实”。那空缺的一半，或许是对山外的眺望，或许是对亲人的思念，留白给读者，也留给时间。这让

我恍然，真正的乡村振兴，并非只是将村庄修葺一新，更是让米朵朵这样的“边缘人”找到表达的出口，让那被遗忘的“半朵”得以补全。

里，花儿岭是漏敝的，仅余7人；在米朵朵笔下，它是残缺的，只剩半朵。这半朵，比整朵更有力量。它是记忆的断层，是现实的隐喻。作者高明之处，在于她不强迫米朵朵画完整，也不急于给出某种正能量的解读。她允许这“未完成”的存在，允许残缺成为花儿岭的一部分。在这个追求圆满的时代，蒋殊借米朵朵的笔，守护了一种“残缺的真实”。那空缺的一半，或许是对山外的眺望，或许是对亲人的思念，留白给读者，也留给时间。这让

我恍然，真正的乡村振兴，并非只是将村庄修葺一新，更是让米朵朵这样的“边缘人”找到表达的出口，让那被遗忘的“半朵”得以补全。

里，花儿岭是漏敝的，仅余7人；在米朵朵笔下，它是残缺的，只剩半朵。这半朵，比整朵更有力量。它是记忆的断层，是现实的隐喻。作者高明之处，在于她不强迫米朵朵画完整，也不急于给出某种正能量的解读。她允许这“未完成”的存在，允许残缺成为花儿岭的一部分。在这个追求圆满的时代，蒋殊借米朵朵的笔，守护了一种“残缺的真实”。那空缺的一半，或许是对山外的眺望，或许是对亲人的思念，留白给读者，也留给时间。这让

我恍然，真正的乡村振兴，并非只是将村庄修葺一新，更是让米朵朵这样的“边缘人”找到表达的出口，让那被遗忘的“半朵”得以补全。

里，花儿岭是漏敝的，仅余7人；在米朵朵笔下，它是残缺的，只剩半朵。这半朵，比整朵更有力量。它是记忆的断层，是现实的隐喻。作者高明之处，在于她不强迫米朵朵画完整，也不急于给出某种正能量的解读。她允许这“未完成”的存在，允许残缺成为花儿岭的一部分。在这个追求圆满的时代，蒋殊借米朵朵的笔，守护了一种“残缺的真实”。那空缺的一半，或许是对山外的眺望，或许是对亲人的思念，留白给读者，也留给时间。这让

我恍然，真正的乡村振兴，并非只是将村庄修葺一新，更是让米朵朵这样的“边缘人”找到表达的出口，让那被遗忘的“半朵”得以补全。

里，花儿岭是漏敝的，仅余7人；在米朵朵笔下，它是残缺的，只剩半朵。这半朵，比整朵更有力量。它是记忆的断层，是现实的隐喻。作者高明之处，在于她不强迫米朵朵画完整，也不急于给出某种正能量的解读。她允许这“未完成”的存在，允许残缺成为花儿岭的一部分。在这个追求圆满的时代，蒋殊借米朵朵的笔，守护了一种“残缺的真实”。那空缺的一半，或许是对山外的眺望，或许是对亲人的思念，留白给读者，也留给时间。这让

我恍然，真正的乡村振兴，并非只是将村庄修葺一新，更是让米朵朵这样的“边缘人”找到表达的出口，让那被遗忘的“半朵”得以补全。

莫让题库降低阅读兴趣

马三枣

教味儿很浓的爱国上面，而是创设了一个能够贴近小学生生活的主题，那就是“尊重”：从对晏子的尊重，走向对人的尊重；从对人的尊重，导向对国家的尊重；从对国家的尊重，引向对自我的尊重。我想，当学生们循着尊重这根教学主线学习课文的时候，晏子和楚王一定已经变成了他们身边的某些熟悉的人。这样一来，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历史故事，就具有了现实意义。同学间要互相尊重，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，有自尊的人才会爱集体、爱国家。我向学生介绍《福尔摩斯探案》的时候，让全体同学都当一回福尔摩斯，现场观察，大胆推断，无非是要告诉学生：福尔摩斯不是神，只要拥有了一双慧眼，我们人人都可以成为一名神探。

语文老师应该勇于做尼采那样的“无神论”者，敢于打破文学名著的神圣雕像，让它们平民化、儿童化，像毛绒玩具一样，被孩子们抱在怀里。



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是中国传统节日，其习俗有道教、佛教、民间多种来源和千年以上的演变过程，包括放河灯、祭祖、祭土地等，蕴含孝敬双亲、超度先祖、宽仁众生的内涵。古典名著《水浒传》中出现了两次描写中元节的情节，既体现了节日特点，又紧扣主题，推动情节发展。

百回本《水浒传》第40回“梁山泊好汉劫法场，白龙庙英雄小聚义”中，宋江、戴宗被江州蔡九知府判了死刑。自古谋逆之人，绝不得待，来日（即七月十三日）就要押赴市曹，斩首施行。黄孔目因与戴宗颇好，当日禀道：“明日是个国家忌日，后日又是七月十五日中元之节，天后日亦是国家景命。直至五日后方可施行。”

其中“国家忌日”，指前任皇帝或皇后驾崩的日子；“国家景命”，指国家重要庆典或吉日，古代常指皇帝登基之日；“中元之节”，源于道教“三官”信仰，中元地官赦罪。以上这三个日子都是禁刑杀之日。黄孔目这个建议提得合理合法，无懈可击，因此蔡九知府听罢，依准黄孔目之言直待第六日再施刑问斩。这为梁山好汉劫法场救宋江、戴宗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。作者把“中元之节”和“国家忌日”“国家景命”放在一起，用侧面描写的手法烘云托月，突出了七月十五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，让晁盖等人完成劫法场部署在逻辑上合理连贯，之后的情节转折便顺理成章。

自古无巧不成书，这个情节中有“两巧”，一是黄孔目与戴宗颇好，所以才设法救人；二是把劫法场时间选择在“午时三刻”，这个时刻，包括监刑官、刽子手和看客等注意力都集中到刽子手挥刀的节骨眼儿上，说时迟那时快，一个彪形黑大汉从半空中跳将下来，其他四路人马一起发难，官兵猝不及防，劫法场成功。宋江获救，保住了梁山的精神领袖，为梁山后续的聚义和统一思想奠定了基础。

第51回“插翅虎枷打白秀英，美髯公误失小衙内”中，朱全将小衙内驮在肩头上，“转出府衙内前来，望地藏寺里去看点放河灯。那时恰才是初更时分，但见：钟声查霁，幡影招摇。炉中焚百和名香，盘内贮诸般素食。僧持金杵，诵真言恭拔幽魂；人列银钱，挂孝服超升滞魄。合堂功德，画阴司八难三涂；绕寺庄严，列地狱四生六道。杨柳枝头分净水，莲花池内放明灯。”

这段描写，与第40回只用一句话侧面描写中元节相比，属于正面描写，用铺陈手法描写了中元节佛教盂兰盆大斋点放河灯的盛况。一路一详，侧面描写间接烘托，正面描写直击本质，达到了正侧相应、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。

一是营造节日氛围。“钟声查霁，幡影招摇”，听觉与视觉相结合，描绘出中元节夜晚地藏寺空灵、幽深、略带凄清的意境。钟声的悠远与幡影的摇曳，点明了盂兰盆大斋的氛围，人员流动大，容易掩护，营造了典型环境，也为后文小衙内走失的紧张情节埋下了不祥的伏笔。

二是语言摇曳生姿。“百和名香”“诸般素食”“金杵”“银钱”“净水”“明灯”等繁复的物品，呈现出寺庙中法事繁盛、众生超度的场景，色彩上看似庄严肃穆，但“阴司八难三涂”“地狱四生六道”等语句，又透露出阴森、恐怖的气息，强化了诡异氛围。语言对仗工整，层层递进，抑扬顿挫，韵律和谐。

小衙内被李逵残杀是全书情节发展的关键节点。逼朱全上梁山事件，绝非李逵个人行为，是由吴用定计，宋江传令，李逵执行的有预谋的集体行动。小衙内之死，彻底断绝了朱全的后路，迫使他无奈投奔梁山，激化了梁山与朝廷的矛盾，蔡九知府因小衙内之死上报朝廷，引发高唐州之战。

如此描写铺垫，故事情节前后产生巨大反差，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。读后禁不住想说，这算什么“忠义”，算什么“替天行道”。《水浒传》里的“义”，内涵复杂而又深刻，有进步与狭隘双面性，或许这正是作者想让我们好好思考的。



公误失小衙内”插图 戴敦邦绘

经典漫谈

(110)